

江湖

哥俠傳

平江不肖生著第十三集

上海瑞泰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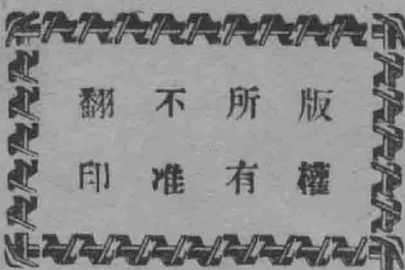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版

江湖奇俠傳 (全十三集)

「全部價洋八元六角」

第一集至五集每集價洋六角
 第六集至十三集每集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煙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蘇州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甯波 湖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環球書局

著	作	者	平	江	不	肖	生
印	刷	者	環	球	書	局	
發	行	者	環	球	書	局	
印	刷	所	環	球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環	球	書	局

江湖奇俠傳目錄

第十三集

平江不肖生著

第壹百壹拾貳回

莽豪傑舟中逢殘片

慈店主旅邸訂良方

第壹百壹拾叁回

殃及池魚禍延何老闆

慨憐病者慈母訓孤兒

第壹百壹拾肆回

巫老闖貪財登極樂

史太太遇舊話前因

第壹百壹拾伍回

邛來山哭道人擒莽漢

挹翠村紅姑娘收門徒

第壹百壹拾陸回

破天荒酒店茶當酒

探地穴黑獄走黑囚

第壹百壹拾柒回

試武技赤繩暗繫足

嚇老嫗黑炭演空拳



江湖奇俠傳

第十三集

不肖生著

第壹百壹拾貳回

莽豪傑舟中逢殘片
慈店主旅邸訂良方

題詞

木石獸禽嘆奈何

笑雄事業半銷磨

憑窓深夜揮禿筆

蕭蕭易水渡荆軻

話說前回叙到畢智秋。欲傾陷陳可吉。反被判定個五年監禁。求榮招辱天理循環。這也是報施不爽的道理。按下不提。接覲陳可吉邀合許美羅青。以及一僮一卒連夜渡出江過黃州。便棄舟登陸。步行七日。經過約三百里。纔到永寧。陳可吉忽寒熱交作。大發瘧疾。於是買舟。又從



水道行抵濮陽。便在濮陽匿跡休養。小住兩月。方纔病愈。當時陳可吉又恐故鄉熟人衆多。不便長住。遂改從山路潛行。直出天台山。仍由海道航達海墻。彼處地近海疆。一時官家的兵力。不能遠達。陳可吉本精六壬神課。一日。夜深人靜。焚香占卜一課。始知大數已盡。天意無可挽回。急刺血作書。分致他的妻子親族。留作長別。復又仰首向天。長歎幾聲。就率領許美羅青二氏。以及護從數人。仿效那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遁往海外。一座懸嶼孤島之上。就與世長別了。接說那陳武幼年。本生有特性。曾在乃祖左右。追隨五年之久。陳可吉也愛他篤厚。陳武將冠時。曾親授他的文學。並專聘武士二人。教授他的技藝。陳武本聰慧過人。事無不好。學無不成。他的性情暴躁。頑皮尤較尋常兒童更甚。親族間都對他厭惡。惟有他的叔祖陳可吉。却另眼看待。並時向友朋贊美道。陳武氣宇非凡。性情篤厚且靈敏。將來或可繼我之志。做



天下事咧。由此他愛陳武越深。陳武對於這位叔祖越敬。不多幾年。陳武的學業。果然猛進。真是文韜武略。無不知曉。自陳可吉遁跡孤島之後。陳武適在濮陽。給他乃祖照應家務。嗣因陳可吉的眷屬被捕。妻子一一喪命。那是他往鎮江另謀活動。後得此凶耗。就星夜奔歸。料理他的祖母。族叔身後的喪事。誰知他辦清諸事之後。纔往海外。默想浮海。專尋他叔祖的踪跡。誰知未曾駕海。就得着清廷諭扎各省督撫。駱秉章等。當即就下了一道密令。嚴拿陳武治罪。幸喜此風聲被張嘉祥探得。連夜飛告陳武。並催他趕緊設法避禍。陳武得這消息。一時失了主張。默忖閩粵沿海等處。雖然可以藏身。無奈都是他叔祖曾經屯兵之地。易惹地方長官注意。萬難潛形。要想另往別處。又苦人地生疎。無處投奔。轉輾默想。許久方想到余八叔的所在。因余八叔與他叔祖。也是患難之交。川滇等處。與及閩粵。一夥有志之士。正在秘密活動。或者可

以入夥辦事。給他叔祖吐氣。也說不定的。好在他的身邊。尙有他叔祖入島後。給余八叔的一封信。本想陳武到無處藏身之時。就持書前往相投。此時他懷了這封信。正好作用。急急扮行商模樣。奮身前去。那知雲南三俠此時業已失敗。東流西散咧。再說陳武那日與余八叔晤談之後。復與陶順凡陳廣玄。以及余氏父子祖孫等。一一相見。歷談陳可吉一生辛苦。爲國殞命。大眾無不唏噓歎惜。前文已經說明。不再贅述。光陰迅速。不覺又混過一月。那雲南之事。因爲清廷戒防極嚴。一時不易入手。他方又沒有什麼消息。別人尙不發急。祇有陶順凡與陳廣玄等。心急如火。常自默忖道。雲南既然沒有發達的愿望。咱們應當另謀別的辦法。若在此處再住一百年。也是不能濟事的。陳廣玄因與余八叔有郎舅關係。惟是陶順凡與余八叔乃是初交的朋友。長久閑住。分外的焦灼。真如熱鍋底上的螞蟻。



一般。起坐不寧。一日。大眾又聚會在一所閒話。漸漸談到時事。陶順凡便開口說道。咱們似這般長久閑住。終不成事。咱們都應想個辦法纔好。余八叔急應道。現今雲南是不能存身。別處尙無消息傳來。眼見聞浙兩省的義師。又風流雲散。就想舉動。又往何處去着手呢。俺看浪迹江湖。四方去打野食。但非良策。好在咱們同道甚多。總可以有着所的機會。你請安心少待。還怕無事做嗎。陶順凡聽說。雖不作聲。心裏總覺這話不是辦法。大眾閒談散後。陶順凡也不再與衆人商量。當晚寫了一封長信。留給余八叔。與同居諸位。次日清晨。便檢點他隨身的包裹。不辭而別。直到天色入午。大眾同用午飯的時際。八方找他不得。最後在余八叔案前。找得壹封書信。方知陶順凡已不辭而去了。大眾無非議論了一番。都說他的性情急躁。彼此感歎了一會兒。也不再提起。其間祇有余八叔。雖不作聲。心中却非常着念。他默忖陶順凡。本是

同道中數一數二的人。究竟與江湖豪傑不同。各方認識的友朋。也不甚多。他此番前去。除却轉身入川。別無他路可走。況且他乃雲南三俠之一。官家言常注意。他的形狀又不易改裝。一旦被看出破綻。祇有一死而已。故余八叔想到這事。越發耽憂。是日入暮。郎他舅二人。對酒閒談的時候。余八叔就將這番苦哀。暗向陳廣玄說了一個澈底。陳廣玄猛聽這話。他一時豪興勃發。便接着說道。既有這等危險。咱們應該挽救要緊。余八叔道。他已走去。這又如何挽救呢。二人默想計議了半晌。最後還是陳廣玄自告奮勇。跟着尋找他的踪跡。果能中途相遇。再追他回來。另謀進行的辦法。式人計議已定。次晨。陳廣玄也不與大眾說明。默然跟踪追去。却說那陶順凡悄然走出余宅。他也不分東南西北。首先就跳上莫愁湖的帆船。不多一會。那帆船啓錨。揚帆飛去。方行到湖中。陶順凡忽然想道。咦。俺這是往那裏去呀。一時他想返川赴



粵。往閩入滇。總覺不能決定。又久。他忽想着北京。默忖道。都說這個所在。乃是個繁華地方。當今天子尚住在城裏。俺若去抄他的老窩。豈不是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嗎。他一時默想。直望着湖中波浪起伏。好像此身已到了玉闕皇宮。把個皇帝萬歲爺。一掌打跌丹墀之下。哀求饒命似的。這一種愉快。也不知怎樣排遣纔好。於是決定趨向。不再他往。是日幸喜風順。一帆高掛。日光尚未西落。這帆船已飛越洞庭。大眾紛紛給船錢。陶順凡急從衣袋裏。掏出一把散碎銀子。他也不再問值多少。順手就賞給船夫。匆匆登岸走去。大眾見他那般形狀。都兩眼覷定他好笑。其中有祇一位中年旅客年紀約在四旬左右。蓄着兩撇枯黃鬍鬚。高聳着一隻鷹鉤鼻子。兩隻老鼠眼珠兒。灼灼價目光四射。當時他惡狠狠盯了陶順凡幾眼。就緊跟着他的身後下船。陶順凡登岸之後。他隨身祇有一個包裹。一條木棍。直向人叢稠密中前走。眼見着日落



黃昏。街市上的燈火明亮。天空中的飛鳥。都紛紛歸林。陶順凡望見街市左側。迎面見有一座客店。坐東朝西。三開間明敞瓦屋。兼做酒樓飯莊的買賣。他便向後走去。乃是三明兩暗的三進草房。開最雖然狹小。牆壁都煥然一新。修理得非常清潔。當時一個茶役。笑上前迎。引着陶順凡。前後繞了二周。便選了壹間上等客房。陶順凡剛要跨步進房。那茶役就向他上下。打量了幾眼道。這是高等官房。每天須式錢銀子的房價。咧。陶順凡聽說。老大的不樂意。便將兩眼圓睜着說道。你量定大爺沒有錢嗎。茶役見他這般凶狀。嚇得到抽了一口冷氣。急忙改口笑道。大爺莫要見怪。咱們此地是這等規矩。必須先報房價。免得臨時客人說話。誰敢量定您老沒錢咧。陶順凡這纔不再作聲。定了那間住所。客人落椅既定。照例茶役沏水獻茶。忙了一番。然後再問酒飲。此時陶順凡已枴腹雷鳴。轆轤作響。當即要了一盆紅燉牛肉。半個豬飯。一壺高膏



梁酒。桶大米乾飯。還要了一大碗八寶神仙湯。頓時喫渴了飯飽酒醉。他正喫飯之際。那客房門外。忽又鬧成一片。仍是茶役等忙着接客。陶順凡正在舉杯獨酌。無意中向房外看去。祇見四五個茶役。忙得兩腎飛起。你來我往。好像穿梭一般。不曾歇止。人人都笑逐顏開。不似招待他的那般神氣。陶順凡旋飲旋想道。這必是接着大幫買賣了。所以忙得這般高興。轉又自思想道。單人獨馬的行路。似這等冷氣。真不是人消受的咧。酒飯既畢。半晌。也不見有一人進房。打箇照面。陶順凡接連喊了幾聲堂倌。收碗沏水。祇聽有人應聲。總不見進來一個人影。他便起來。走出房門。祇見對房的房大開。那房裏圍着四個茶役。一人掃地。一人洗抹桌几。一人給那旅客。鋪疊行李。還有一人。手裏捧着一把紫砂茶壺。欲行不行的。祇顧陪那位客人說話。再看那位旅客。尖嘴削腮。蓄着兩撇枯黃鬍子。並非什麼貴客。就是與他同舟共濟的那個



中年漢子。陶順凡一眼瞥見。同是一個客人。何以那些茶役招待得這般差異。不由的兩眼圓睜。那一腔無名窮火。忍不住的直向上湧。接着又惡狠狠的。喊了兩聲堂倌。仍舊聽着那些堂倌。有聲無氣的應了一聲來了。還是不見他等轉身。且聽他等七言八語的說道。看着沒有些兒人形。牌調却擺得不小。量他那一副乾骷髏。也炸不出油水來。又有一人說道。人不可以貌相。或者他是個土皇帝咧。又一人冷笑說道。土皇帝。土大王。手提着一根打狗棍。就能打得金元寶嗎。他的嗓音好。讓他乾叫幾聲罷。陶順凡聽了這番話。真是忍無可忍。五官冒火七竅生煙。便甩開壹掌。將他桌上的盃盆碗蓋。掃了個落花片片。那嘩啦啦聲。早驚得對房四個茶役。一同飛奔來。大眾還冷言冷語的說道。客人您吃飽喝足了。還來這一套武把式麼。您老要曉得。咱們這小店裏的傢伙。都是有價錢的。您老高興。咱們捧他千兒幾百件。給您老高興。



罷。正待接說下去。陶順凡便使一個箭步。飛到一個茶役面前。不由分說。伸手向他頭邊。就掃了一掌。活把那茶役打得白眼直翻倒跌了十來步遠。其餘茶役。尚不知機。一個一個都磨拳擦掌。紛擁向前道。反了反了。你是什麼大好老。敢伸手打人麼。於是同奔上前。都想以多勝寡。陶順凡他本有萬夫不當之勇。這時節。對着這幾猴兒。那裏放在心上呀。祇見那幾個茶役七手八脚。亂作一團。他也不與彼等鬥嘴。祇待四個茶役。直擁向前。方到陶順凡身邊。還未伸手向陶撕扯。陶順凡舉手就用個單刀直入式。首先兩個茶役。適當其衝。劈面又掃了一掌。二人都被打得站不定脚跟。向後仰跌。陶順凡就乘勢搶進一步。兩臂向左右分開。使了一個雙龍出水。接着他見這幾個茶役。都是孿槽貨。他便放開手法。亂舞流星。籠統的使了一套雪花蓋頂。早把那四個茶役罩住。打得人倒馬翻。瞥眼之際。陶順凡就一手扭住了一個。其餘的



都跪倒哀求饒命。當時帳房裏的管帳先生。與廚房裏的夥計和對房新來的那位中年客人。都飛奔進房。詢問原故。陶順凡也顧不得從頭細說。祇連聲嚷道。他等既說什麼物件。都有價錢。咱們就鬧大些。再說話罷。大眾都聽不明白頭腦。衆茶役又夾在其中。七拉八扯。嚷得人頭腦發昏。各方面好不容易。方將陶順凡勸住。那管帳先生。從中無非說了些好話。又將那些茶役。斥責了一番。纔把陶順凡的憤氣壓平。這一場武全行劇本。總算是糲糲糊糊。告一段落。但是那位中年旅客就乘此與陶順凡親近起來。接說那位中年旅客。姓李名霖。表字雨村。乃山東濟南府人氏。五世做幕。今到李雨村這一代。他自考得一名秀才之後。就加捐了一個典史。分發湖廣。他便隨從在上峯左右。朝秦暮楚。真忙得非常順手。到省以來。不滿五年。他曾署理過一次實缺。得過三次很優美的差委。現加今捐了一箇過班大人成知縣。這次作客。乃是進京



引見。並奉有上峯的密命。就爲雲南三俠。流散在浙鄂等處。湖廣巡撫袁槐。密報清廷。請兵助剿。李雨村奉着這個使命。正好乘此邀功。故而他這次北上。却抱着有莫大希望。並想借此帶缺出京呢。當他渡莫愁湖時際。就頗注意陶順凡的行動。今暗自跟隨。落此客店。本想借個機會與陶接談。難得在這一場。他便插身而進。復幫着陶順凡。將那些茶役斥罵了幾句。待那些茶役退出房去。他就伸手掀着兩撇老鼠鬚。笑着便向陶順凡詢名問姓。陶順凡猛的聽他這般詢問。不禁的眉頭緊皺。頓覺有些難心。暗忖俺信個姓名號。却萬不能夠實說出來的。躊躇了一會兒。方想到余八叔。曾經給他造過個假名號。便說道。俺姓馬。名叫做達樂。表字展驥。祖籍是福建人氏。信嘴胡謔。了一大套。李雨村聽着。便默付了許久。纔冷言冷語的說道。足下的名號。真風雅得很。向來營幹何種貴業呢。陶順凡應道。俺向來是做藥材買賣。李雨村聽



他是個藥材客人。便冷笑兩聲。不再說別的話。陶順凡轉詢他的姓氏名號。李雨村二說明。也將他本身事業。瞞過不談。祇假說他是個販買京廣號的行商。這次是往北京去採辦京貨的。陶順凡聽說。更覺欣喜道。老兄這次往北京去嗎。真巧得很。俺也是往北邊辦貨。這次還是頭一趟。咱倆大可以同行啦。李雨村道。你若往北京去販買藥材。未免太不合算了。陶順凡聽說。默忖自己的話兒。確實說得不合理。急自行轉灣道。俺販藥乃是帶順的事兒。實係是專去探訪親友的。李雨村便道。俺看京城裏。頑意兒甚多。還是另辦別樣貨物。利息厚些。陶順凡道。俺也是這個主意。因俺不會到過京城。此時所以捉摸不定。難得老兄同行。真是再好沒有啦。李雨村見他這般親近。他反冷淡說道。或者咱們同行。也說不定的。二人說着談着。不覺已到晚膳時候。李雨村便特外要了幾色葷菜。一壺高粱酒。移樽就教。都送到陶順凡的房裏。你斟我